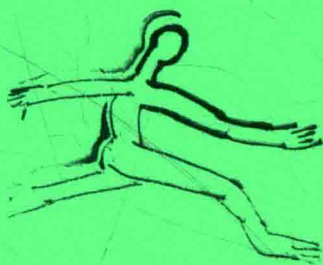


诗与思

于坚 主编

2



朵渔：只要大地上还有一个囚徒

——关于曼德尔施塔姆，一种信仰诗学

冯强：诗歌与行动——帕斯诗学思想批判

贺念：读海德格尔“黑色笔记本”

红布条儿的诗

吕德安的诗

韩东的诗

第24届麦德林国际诗歌节作品选



重庆大学出版社

诗与思

2

于坚 主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与思. 2 / 于坚主编.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624-9311-2

I. ①诗… II. ①于… III. ①诗歌理论—文集 ②诗集—世界 IV. ①I052-53 ②I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7900号



官方微博: 楚尘文化

公众微信: ccbooks

诗与思 2 shi yu si 2

于坚 主编

责任编辑 郝志坚

装帧设计 陆智昌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5 字数: 278千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9311-2 定价: 3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诗与思

2



北京楚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主办：

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新诗研究院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 编：于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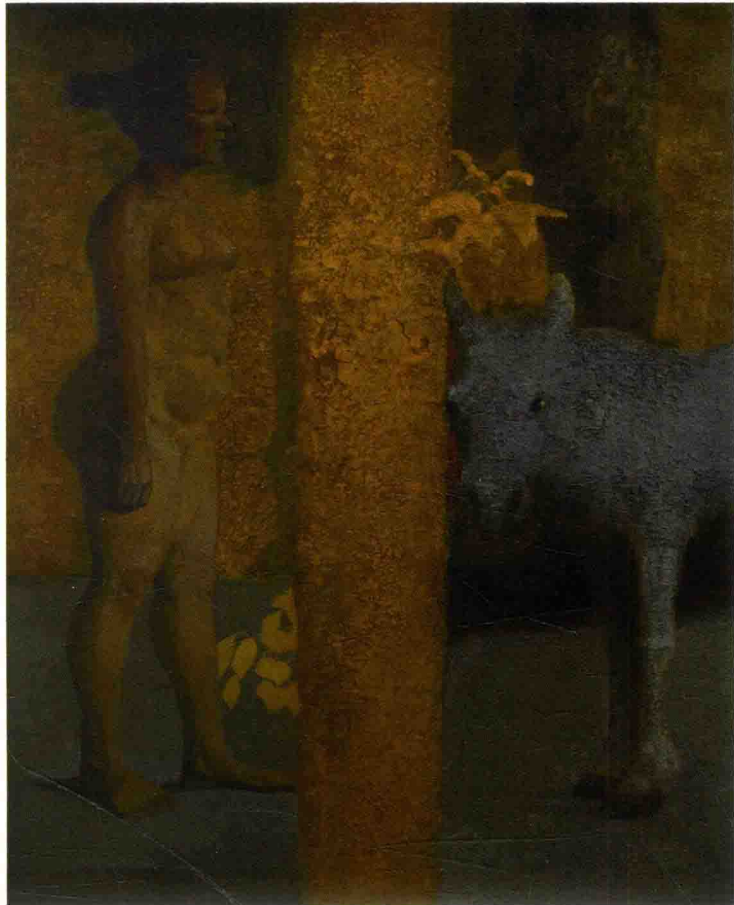
副主编：胡彦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坚 李立 周华

胡彦 樊华 马绍玺 陈慧

编 务：朱彩梅 陈鹏



《作品 14—9》 陈恒

目录

文

诗歌与行动

——帕斯诗学思想批判 冯强3

不露痕迹的传统

——《台湾当代诗选》序 翁文嫔21

只要大地上还有一个囚徒

——关于曼德尔施塔姆，一种信仰诗学 朵渔27

追寻“诗”的踪迹 赵凡45

一个人的诗学：读与写 赵学成51

何谓诗？ 李金佳58

从语言指号到语言事件

——关于诗歌语言的一点思考 刘连杰62

“味其道”与“理其道”

——中西诗与思比较谈片 沈奇68

诗歌的意义与意味

——谈诗歌鉴赏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象征与隐喻 山鸟84

读海德格尔“黑色笔记本” 贺念90

诗

吕德安的诗	113
韩东的诗	140
红布条儿的诗	150
朵渔的诗	157
赵学成的诗	178
唐果的诗	184
懒懒的诗	195
于坚的诗	205

译诗

第24届麦德林国际诗歌节作品选	215
当代澳大利亚诗选 陶乃侃 译	238
在爱之后 ——杜尔斯·格仁拜因情诗选译 贺念 译	261

译文

“与原住民一起赞美土地”

——第24届麦德林国际诗歌节诗论选 赵凡 译271

诗与痕迹

——在首届西南联大国际文学节上的演讲 克洛德·穆沙 文 李金佳 译284

“这就是你一生的作品，不过是小小的一沓纸？”

——罗恩·帕吉特访谈录 埃里克·洛尔贝雷 文 陈兴 译292

封面用图及插画

奔跑的人 刘畅

作品 14—12 陈恒

作品 14—9 陈恒

文

诗歌与行动

——帕斯诗学思想批判

冯强

去年是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1914 ~ 1998）诞辰百年，是年三月，墨西哥总统恩里克·培尼亚·涅托出席墨西哥城为帕斯举办的展览仪式并致辞，称帕斯“是个正直勇敢的人、国家权力滥用的批判者，并且他从未害怕逆流而上”，索因卡、克莱齐奥等历届诺贝尔奖得主参加了此次活动；六月，在中国，北京和上海也同时举办了纪念帕斯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

维特尼援引一个曾经让帕斯痴迷的想法——“诗歌作为西方伟大精神传统的后嗣早已变为行动”——称帕斯终身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以诗歌和词语行事”（poetry and words doingsomething）的可能¹。诗歌在何种程度上是行动的？又为何需要化为行动呢？这同帕斯对现代诗歌的看法有关：我们不是生活在诗歌的终点，而是生活在现代诗歌观念的终点。帕斯是如何描述现代诗歌的谱系呢？这恐怕得从他对现代性的界定开始。

1 Joel Whitney, *Poetry and Action: Octavio Paz at 100*, Dissent, March 25, 2014 http://www.dissentmagazine.org/online_articles/poetry-and-action-octavio-paz-at-100.

一、现代性作为“批判的激情”

帕斯对现代性的一个界定是“批判的激情 (critical passion)”¹,即现代性同时是“批判”和“激情”,它道出了现代性的二律背反特征。这个简单的连缀渊源有自,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文明试图在沉思的生活和行动的生活之间达到平衡的一种努力,帕斯卡尔对几何精神和直观精神的划分,康德三大批判即认知、道德判断和反思审美判断之间的关系,都可以视为“批判的激情”的家族前辈。“批判”是依赖于理性的批判,理性是“最重要的批判”²,是谓“批理性”。批理性的开端是哲学。激情是理性的一个对冲,用以释放人类不能以理性语言说出的各种无意识。比如在痛苦和死亡面前,理性和哲学更像是一场自我安慰,即使暂时遮挡了痛苦和死亡,理性也只能把自己置于绝对怀疑主义的泥淖,因为理性就是不断地怀疑和批判(有限的、当下的)自身,更何况无限异延的理性会使主体陷入主观性而不拔,最终丧失其行动能力。当然这种批判是比格尔意义上的“体制内批判”而非“自我批判”³,前者的主要结果是对旧制度的巩固,后者的后果则是大革命,“革命就是批判转变为行动”⁴。比如,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就是宗教的自我批判,它只有在宗教作为一种旧制度丧失统治合法性,即宗教不能提供一种普遍的世界图景时才是可能的。马克思接着说:“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

1 Octavio Paz, *Children of the Mire*, trans. Rachel Philli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3. 亨克尔将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参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本源》,陈开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2 Octavio Paz, *Children of the Mire*, trans. by Rachel Philli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5.

3 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7页。

4 Octavio Paz, *Children of the Mire*, trans. Rachel Philli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36.

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历史证明，“具有非神圣形象自我异化”仍然是自我神圣化的，帕斯本人就见证了列宁主义如何将“对天国的批判”“转变为恐怖主义神学”¹。这是对马克思所生活的革命年代的批判，是继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之后的革命批判，同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关于“神话”和“启蒙”关系的批判非常相似。帕斯同时看到宗教批判和革命批判的合理与不合理之处，但他显然没有将宗教和革命视为批判可以清理干净的，因为它们也是不可抗抑的激情，他为浪漫主义以来的现代诗歌规定了一个同时保留宗教和革命因素的矛盾而含混的内核：现代诗歌的历史在宗教和革命的双重诱惑中摇摆²。首先，“现时代开端于同基督教社会的决裂”³，“现代性开端于对基督教‘永恒’的批判”⁴，基于此，他认为浪漫主义之后西方诗歌和文学的基本要素是“没有上帝的基督教和基督教式的异教”⁵；另外，现代诗人也着迷于大革命，他们对革命，既有同情，又有不满，最初的吸引之后跟着倒戈：两场诗歌运动与当时发生的两场大革命的关联密切，对浪漫主义，是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恐怖和拿破仑帝国，对先锋派，是俄国革命、大清洗和斯大林的专制暴政⁶。帕斯援引托洛茨基的看法，俄国诗人将十月革命视为一个俄国（宗教）的事实而非革命的事实。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结尾就描写了拿着旗帜、戴着花圈，走在十二个赤卫军前面的耶稣基督形象。基督教的顺从、消极同革命的暴力、积极，最后的审判同最少的革命之间具备了隐匿的关联⁷。展开说，帕斯赋予了现代诗歌超宗教、超革

1 Octavio Paz, *Children of the Mire*, trans. Rachel Philli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08-109.

2 Octavio Paz, *Children of the Mire*, trans. Rachel Philli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37.

3 Octavio Paz, *Children of the Mire*, trans. Rachel Philli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7.

4 Octavio Paz, *Children of the Mire*, trans. Rachel Philli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31.

5 Octavio Paz, *Children of the Mire*, trans. Rachel Philli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50.

6 Octavio Paz, *Children of the Mire*, trans. Rachel Philli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03.

7 鲁迅在1926年为《十二个》译文作的序言中认为：“他向前，所以向革命突进了，然而反顾，于是受伤……还不是革命的诗。”

命的地位，它“既是先于一切宗教启示的原初语言，也是历史和变化的革命语言：它回归了社会不平等之前的最初契约。它重拾了最初的清白，是个体的又归属于每个男人和女人。它同时反对现代和基督教，但也同时承认现代世界（革命）的历史时间和基督教（最初的无罪状态）的社会时间。建立一个新社会是革命主题，它将开端的时间放在未来；对原初清白的恢复是宗教主题，它将绝对的过去置于当下的堕落之前¹。”现代诗歌改变现实的冲动在魔法和政治、宗教诱惑和革命诱惑两个相反相成的方向上展开，前者试图消除人与自然的分离而恢复堕落之前的清白状态，或将自身从历史中解放出来，后者则渴望征服历史和自然。而无论是哲学家还是革命家都无法容忍现代诗歌的这种矛盾和含混。

二、“反对自身的传统”：从浪漫主义到先锋派

关于现代诗歌，帕斯 70 年代初在哈佛大学的诺顿文学讲座《泥淖之子：从浪漫主义到先锋派的现代诗歌》有充分的阐释。帕斯将现代诗歌视为西方传统孕育下的产物，尽管所谓的“西方”内部千差万别，但是“西方世界唯有一种现代诗歌”，这一诗歌的起点就是 18 世纪晚期兴起的浪漫主义。简单地说，现代诗歌“诞生自英、德两国的浪漫主义，变形为法国象征主义和西班牙语美洲的现代主义运动；并最终在 20 世纪的先锋派运动中达到高潮”²。浪漫主义和先锋派至少在以下几点具有相似性：都是青年运动；反抗理性结构及其价值；承认身体的激情和想象的基础地位——情欲、梦境和灵感；尝试破坏可见的现实，并通过魔幻、超现实等手段发现或发明另外的现实。浪漫主义和先锋派的“我”捍卫自身并以反讽、冷嘲为武器向世界复仇，既毁

1 Octavio Paz, *Children of the Mire*, trans. Rachel Philli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37.

2 Octavio Paz, *Children of the Mire*, trans. Rachel Philli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reface.

灭对象又毁灭自己。浪漫主义和先锋派中呈现的现时代对自身的态度有一个共同点：既否定又承认。而且先锋派清楚地知道，他们对浪漫主义的反对也是一次反对自身的浪漫行动。这一“反对自身的传统”（tradition against itself）¹——传统通过反对自身获得延续，以否定浪漫主义传统的方式延续浪漫主义——是由浪漫主义开创的。“反对自身”是“现代”的固有特征，其实就是在认知和道德理性鼓噪下“求变的本能”（principle of change），变是现代诗歌的压舱石，因为使自身免于批判的唯一可能就是不歇止地批判，就是将自身倒逼为变化和历史，它唯一的原则就是对其他所有原则的否定，它就是断裂本身，只在断裂和变化当中寻求自身的根基。

浪漫主义诗人第一次将历史和精神的优先权赋予诗歌而非宗教启示和哲学理性。帕斯将类比（analogy）和通感视为某种“元规则”，视为浪漫主义至超现实主义以来现代诗歌一以贯之的真正宗教：节奏和韵律、隐喻和转喻都是相似性的类比思维在发挥作用：“这”不是“那”，因此才有可能在二者之间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它首先是一种相似性的连接，这样一种“相似性的戏剧”能帮助我们接受差异和他性（otherness），当然，它不是以某种理性而是依靠重复出现的永恒节奏，它在理性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了相似和一致。与之对应，现代诗歌继承浪漫主义的另一事业是反讽（irony）。反讽就是类比的相似和一致断裂的时刻，是类比中发作的不连贯性，作为一种知识，它对应于生命和生活的有死性。类比和反讽背后的时间想象是不同的，前者是循环时间想象而后者是直线时间想象²，二者的关系有如激情和批判，帕斯有时也以“反讽的爱”（love of irony）来表达“批判的激情”类似的意思。

帕斯认为浪漫主义和先锋派的关楫是他们都尝试统一生活和艺术。它们不仅是一种美学、一种语言，也是一种伦理和政治的参照框架，一种世界观，

1 Octavio Paz, *Children of the Mire*, trans. Rachel Philli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02.

2 Octavio Paz, *Children of the Mire*, trans. Rachel Philli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74.